

Y I D O N G S H I C O N G

我看见太阳

张 诚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张诚，男，笔名老冯，云南罗平人，曲靖市作家协会会员，罗平县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罗平县第二中学教师。大学期间发起创办了“青春文学社”，担任社长兼社刊《家园》主编。21世纪初开始诗歌创作，在各类报刊上发表诗作百余首、文学评论十余篇。与张永刚教授合写的诗论《网络时代：诗歌的诗性拓展》一文被收编入中南大学文学院主编的《人文前沿——网络文学与数字文化》一书。参与编撰了《文化曲靖·罗平卷》，有自印诗集《遥远的村庄》。

我看见太阳

张 诚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看见太阳 / 张诚著 .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
2014.2

(迤东诗丛)

ISBN 978-7-222-11639-9

I . ①我… II . ①张… III .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10439 号

我看见太阳 (“迤东诗丛”)

张 诚 著

责任编辑: 苏映华

装帧设计:  云南非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校对: 姚实名 // 责任印制: 洪中丽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 邮编: 650034

网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 E-mail: ynrms@sina.com

开本: 889mm × 1194mm 1/32 // 印张: 4.25

版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刷: 云南君和印务包装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11639-9 // 总定价: 50.00 元 (共 2 册)

如有图书质量与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审校部电话: 0871-64164626 印刷科电话: 0871-64191534

唯有祝福（总序）

何晓坤

1988年秋，《金瓶梅》研究学者黄吉昌先生专程到罗平看我，随我陪同的有彭翕霖、黄照文、罗光茂、阮超诸友，在乘小马车玩过龙王庙水库和羊者窝水库之后，黄先生情不自禁地惊叹：“想不到罗平真是一块诗歌的土地！”

那时的罗平还没有多依河、九龙河瀑布群、鲁布革三峡等耳熟能详的景点，也没有驰名中外的油菜花海，仅凭两个清幽的小水潭，并未尽情游览罗平大地的黄先生便一口断定罗平是一块诗歌的土地，我不得不佩服黄先生的慧眼。而更让黄先生没有想到的是，陪同他的彭翕霖、黄照文、罗光茂、阮超诸友，便是一群在诗歌的土地上苦苦耕耘和守望的罗平诗人。

黄先生是我和雷平阳的先生，在此之前，雷平阳已多次到罗平，但他从未说过这是一块诗歌的土地。每次来，我们皆骑着一辆破单车，在罗平坝子里漫无目的地游荡，之后昏天黑地地喝酒，牛气熏天地神侃，然后醉去，留下一片虚无。

陪雷平阳游荡和烂醉的，还是这帮罗平诗人。

这一切均缘于一张诗报《山那边》。

时间回到1986年，背着简单行囊的我一脸茫然地回到

罗平。某个黄昏，我的小黑屋里来了四个人，这便是做着诗歌梦的彭翕霖四友。至此，我知道了罗平有一个“山那边诗社”，有一张《山那边》诗报，有一群“山那边诗人”。虽然谁也不知道“山那边”是什么，谁也没有触摸到“山那边”虚无般的远景，但能在小锅食堂蹭吃蹭喝，能在酒吧里胡言乱语，能在彭翕霖家烂醉如泥，能在罗光茂的菜园任意偷青，能在黄照文的钱夹里恣意挥霍，或许，就已经足够了。

我说这些，无疑是要告诉人们，“山那边”在罗平当代诗歌的艰难历程里是何等的重要，尽管谁也不把诗歌当回事，尽管罗平诗歌依旧是物质世界中一个尴尬的传说。

所幸的是罗平诗歌并没有因《山那边》诗报的夭折而毁灭，在物质欲望遮天蔽日的时光戏台外，依旧有后来者义无反顾地走进诗歌，如痴如醉地贴近语言，贴近自己的内心和灵魂。这便是聂应辉、张诚、马绍稳、雷汉信、黄友宏诸同人。

或许他们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诗人，他们本来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诗人，但可以肯定，他们都很干净地面对诗歌，犹如漂泊不定的候鸟，喧嚣而纯粹。多年来，他们根植脚下的土地，努力寻找诗歌与本土文化的对接点，梦想在这两个符号之间支砌一条可以随意出入的胡同，从而完成从有到无、从大到小的超越，从而登临灵魂深处的诗歌制高点，审视和抚摸眼前的世界，在燃烧中发现和创造，在创造中否定和皈依。因此他们远离诗歌潮流，远离语言时尚，在真性中观照自身和周遭的世界，在真性中完成诗歌的创作。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诗歌就是他们灵魂的咒语，就是他们时光的密码，他们生命的铂金。

不管这块诗歌的土地需不需要诗歌、需不需要诗人。

时光飞逝，世事无常，转眼到了2013年，25年过去了，黄先生的《金瓶梅》研究已添专著多本，雷平阳已是“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罗平已成为滇东旅游胜地，多依河、九龙河瀑布群、鲁布革三峡早已声名在外，油菜花之外又有了红高粱，龙王庙水库和羊者窝水库也分别更名为腊山湖和玉带湖，彭书记变成了彭同志，一切均已面目全非。只有一样未变，那就是诗歌。当然还有罗光茂，依旧种菜、写诗，还有我，依旧在边缘游荡和漂泊，除了额角平添些许花白。

无论如何，这套诗丛的出版，终究是迤东文学的一件盛事，它既是迤东诗歌的一次回眸与洗礼，也是对过往的一个交代和对未来的一种期许。

为此，我们唯有祝福，祝福这块诗歌的土地，祝福这块土地的诗歌和诗人。

甲午年春于罗平

序

张永刚

在书写这篇简短序文之时，我知道云南刚刚下了冬天的一场大雪，而我，正滞留于首都机场，等待一趟南飞的航班，据说北京今天也将落下今冬的第一场雪。对于干燥的季节和与此相类的心灵，这些消息是那样令人激动。静心反思，人的所需实际上不多，但却永远都在等待和盼望，永远都在静穆或躁动之中寻觅。这使我再次确信，我们总是不停行走在一条路上，它通往心灵，并渴望将心灵安放在更柔软、更明亮的某个地方。尽管很多时候，四顾茫然，我们也会心照不宣，聊作毫不在意的潇洒之状。

这也是人的一种宿命。因此我从来不相信那些过分表面的说法，比如诗和青春天然地连在一起之类。我也不相信物欲横流、时世衰颓会将诗歌逼入绝境的说法。难道历史曾经奉献过天然的诗性时代，并让诗歌无须苦难的滋养就茁壮成长？但我相信，诗性绝对是一种选择，一种坚守，因而也是一种品格。它停留于少数人中，并试图照亮更多的人。如果有人用内心的火焰点燃了冬天的雪野，那他当然可以自信地说他在任何时候都看见了阳光，以及阳光下的种种艰辛与苦难、安详与知足，还有和这一切紧紧相连的尊严与幸福、敬爱与感恩——

那一双母性的手 / 用她的干枯与颤抖 / 在荒芜的春天 /
和 / 楼房的空隙里 / 抓住遗漏的阳光 / 和生锈的泥土 / 开始

种植 / 粮食和蔬菜

——《那一双手》

父亲是一只候鸟 / 在我季节的流转中 / 画着轮回的圆 /
在荒芜与安宁之间 / 带给我一路春光

——《父亲是一只候鸟》

这是张诚的感受，也是他要告诉我们的一种区分了层次的生活。这个行走在我的家乡云南罗平的青年诗人，无疑属于那些沉默的少数，属于那些习惯于仰望天空和注视大地的人。在这个时代，物质至上的生活已经使这种作为困难重重，但我知道张诚的执着与严肃，他不是“玩诗歌”，不是“码字”，他也不需要诗歌来装点什么。罗平广大的山野辽阔灿烂、灵秀动人，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荡漾着明媚的阳光。可以肯定，这深深影响了张诚的创作，使他一如他的名字，虔诚而执着，总是不断寻觅着生活内部的魅力，并用质朴的语言努力表现着在这片值得我们珍爱的大地上的“诗意栖居”。

此时的南方

那块属于春天的麦地

种植在高原深处的村庄

麦秸满地

犁铧翻滚

——《遥远的村庄》

这就是张诚的心灵家园吧。它与海子时代的麦地紧紧相连，使精神的光彩笼罩四野。但张诚知道另外一些东西，比如后现代：“在世界缩小 / 人体膨胀的时代 / 我却用这种古老的方式 / 见到了你……害得你被我无辜地 / 拉到了生活的

对立面”（《昨夜，我梦见了你》）；比如正在“突围的农民”：“站在城市的额头 / 你终于捧住了月光 / 摘到了星辰 / 却荒芜了 / 母亲的呼喊 / 孩子的哭泣 / 以及我们 / 无处安放的魂”（《挂在脚手架上的魂》）；再比如城市这个迅速成长的怪物：“我们血液般涌入 / 这座城市 / 最为隐秘的内部 / 在某个时间的节点 / 形成血栓 / 让这座城市突然窒息”……

这些绵延的尴尬与困窘，如果也用它的强力遮蔽了敏感的目光，阻挡了热情的追求，但我知道，它们并没有使张诚屈从，并妨碍他看到阳光。因为这本名为《我看见太阳》的诗集就要出现在我们面前。我无法预知一本诗集对于心灵的感动，更无法鼓动心灵在诗歌的树下聚集。我所要表达的只是自豪，并随手写下这些肤浅的文字。因为张诚曾经跟我学习写诗，听过我在课堂上谈论诗歌和其他一些东西。这些动人的诗篇使我再次看到这个热情而沉稳的青年活跃的身影、勤奋的追求，以及他丰富的内心和难得的才华。在我们生活的滇东高原，翻过一山必有一景，张诚的诗歌创作亦然。一个看见太阳的人，一定能够用他富有诗性的心灵温暖更多的人。

2013年12月17日写于旅途之中

目 录

唯有祝福（总序）·····	何晓坤 1
序·····	张永刚 4

第一辑

习惯深夜写诗的人·····	002
那些在黑暗中的诗句·····	004
黑夜的颜色·····	005
喜欢黑夜·····	006
在黑夜里歌唱·····	007
想念黑夜·····	008
黄昏，黑夜之歌·····	009
我看见太阳·····	010
城市之灯·····	011
等 待·····	012
短诗三首·····	013
寄给昨夜·····	014
在早晨醒来·····	015
伸手看见十指·····	017
露天电影时代·····	018
那是一颗流星·····	019
乞丐以及老鼠·····	020
深 夜·····	021
乘一辆汽车到昆明·····	022
观看《淘金记》·····	024
一夜未眠·····	025

第二辑

在阳光的缝隙中穿行·····	027
一段古老的河床·····	029
遥远的村庄·····	031
回 家·····	032
家 乡·····	033
家乡的后山·····	034
离五月太久·····	035
母亲节忆母·····	036
老 乡·····	038
沉默的民工·····	039
高原上的油菜花·····	041
今夜，我只想你·····	042
谁在城市走过·····	043
她，刺痛一座城市·····	044
汶川，今夜可好·····	045
站在村头的树·····	046
那一双手·····	047
北京印象·····	048
有关长城·····	049
文明的消息·····	050
破碎的文明·····	051
挂在脚手架上的魂·····	052
昨夜，我梦见了你·····	053
大街拥挤·····	054

第三辑

白腊山上看日出·····	057
流浪的春天·····	058
多依水车·····	059
九龙瀑布·····	060
小三峡·····	061
罗平人·····	062
季 节·····	063
油菜花·····	065
女人的村庄·····	066
我能否这样爱你·····	070
一场雪让一座城市感到温暖	071
我的春天迟迟不来·····	072
这座城市因菜花而忙碌·····	074
早晨或一种感觉·····	075
石坝河·····	077

第四辑

写给我的未来·····	080
你相信大海·····	082
原来你不是天使·····	084
二十几岁的孩子·····	086
给你的传说·····	088
写给远方·····	089
没有你的日子·····	090
你的祝福·····	091

你说，你爱我·····	092
站在前面的你·····	094
开始和结局·····	096
那年那月·····	098
时 光·····	099
舞 蹈·····	100

一粒逃逸的米·····	101
在池塘边看鱼·····	102
车 站·····	104
车过黄河·····	105
遥想杜甫·····	106
父亲是一只候鸟·····	107

第五辑

遥想一场春雨·····	110
春之恋·····	111
春天的落叶·····	113
又是雨季·····	114
季节无歌·····	115
这个中秋·····	116
秋天的祝福·····	118
深 秋·····	120
走近冬季·····	121
冬天是个很硬的词语·····	122
后 记·····	123

第一辑

黑雨滴一样的鸟群
从黄昏飞入黑夜
黑夜一无所有
为何给我安慰

——海子《黑夜的献诗》

习惯深夜写诗的人

习惯深夜写诗的人
总把一些带光的事
放在无边的夜里生长
沉重的肉身
在黑色的时间里
急遽缩小
炭化成一行散落的铅字
落在无人守望的麦田
然后长成诗歌

习惯深夜写诗的人
总是行走在别人
均匀的呼吸里
习惯在时间的边缘
悄然睡去
那些蓝色理想
在黑夜深处
液化成一滴黑色的晨露
被星星的体温蒸干
地上便长出了石头

习惯深夜写诗的人
端坐笔端
等那些迷失在夜里的文字
按响门铃
习惯深夜写诗的人
常常把梦揉成一团
再随手扔掉
于是便有了黑色的花朵
或者摔疼的夜
习惯深夜写诗的人
是否就算诗人